

——民族学社会学译丛——

主编 | 王延中 方勇 尹虎彬 执行主编 | 刘泓

当代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 ——批判性参与

Contemporary Debates On Nationalism:
A Critical Engagement

【土耳其】乌穆特·奥兹基瑞穆里 著
于红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族学社会学译丛——

主编 | 王延中 方勇 尹虎彬 执行主编 | 刘泓

当代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 ——批判性参与

Contemporary Debates On Nationalism:
A Critical Engagement

【土耳其】乌穆特·奥兹基瑞穆里 著

于红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01 - 2016 - 765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 批判性参与/ (土耳其) 乌穆特·奥兹基瑞
穆里著; 于红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8

书名原文: Contemporary Debates On Nationalism: A Critical Engagement

ISBN 978 - 7 - 5161 - 9841 - 4

I. ①当… II. ①乌…②于… III. ①民族主义—研究

IV. ①D09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984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 芳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5

插 页 2

字 数 237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杰出的希腊诗人康斯坦丁·P. 卡瓦费 (Constantine P. Cavafy) (1863—1933) 在其著名的诗篇《伊萨卡》中这样写道：

当你踏上前往伊萨卡之旅，
祈祷旅程漫长，
充满奇遇，充满知识
食人的巨人和独眼巨人，
还有愤怒的波塞冬——不要害怕他们：
在前行的道路上你将永远不会发现这些（神怪），
如果你仍抱有高尚的思想，如果一种美好的
情感触动你的精神和躯体。
你将永远不会遇到，
食人的巨人和独眼巨人，
还有狂暴的波塞冬
如果你的心灵中没有背负着他们，
如果心灵没有在你眼前树立起他们的形象。

本书中的旅程确实是漫长的。我在路上好几次遇到了独眼巨人和食人的巨人，因为不可能总是让我的思想保持崇高。我度过这些困难时期有赖于他人襄助，其中，我在伊斯坦布尔比尔吉 (Bilgi) 大学国际关系的朋友和同事、经济和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塔纳·波克索伊 (Taner Berksoy)，值得加以特别提及，因为他们在近两年内减轻了我的一

些任务和责任，使我得以完成本书。自始至终，斯蒂文·肯尼迪不仅是一位耐心、善解人意的编辑，而且也是一位眼光敏锐的向导和建设性的批评者。我还要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人，特别是艾瑞卡·伯纳（Erica Benner）、克雷格·卡尔胡恩（Craig Calhoun）、约翰·A. 豪尔（John A. Hall）、弗雷德·哈利戴（Fred Halliday）、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斯佩罗斯·A. 索福斯（Spyros A. Sofos）、尼拉·尤瓦尔-达维斯（Nira Yuval-Davis）以及匿名评论者帕尔格瑞夫·麦克米兰（Palgrave Macmillan），都极为慷慨地花费时间阅读了初稿，帮助我通过自己从未想到过的方式提高书稿的质量。我特别要感谢斯达·尤克索尔（Sida Yüksel）和埃洛尔·乌尔克（Erol Ülker）在后期通览全篇，并提醒我关注潜在读者的需求。出于个人感情，我必须要感谢赛玛（Sima）、坎·尤克索尔（Can Yüksel）和阿兰（Arin）一家人，特别是已故的苏哈·阿兰（Suha Arin），他关注着本书的完成，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支持。我必须要感谢我在伦敦（我的庇护地）的朋友，特别是斯佩罗斯（Spyros）、罗扎（Roza）、坎、阿伊比吉（Aybige）、布尔库（Burcu），感谢他们与我同行，更为重要的是提醒我独眼巨人和食人的巨人实际上就在我的心中。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一位朋友，他和我一道同这些想象中的巨人战斗，甚至在巨人们被证明是不可战胜的时候也从未放弃——通往伊萨卡的道路漫长而艰辛，但我终将到达那里，我向你发誓。最后，我的母亲和父亲，触动我心灵和躯体的美好情感的永久源泉……感谢你们做过的所有美好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你们在我身上种下的“希望”。我将竭尽我所能将其付诸实现。

我在2005年1月14日完成了本书的终稿。一周后，在1月22日，我的父亲，文学史学家和作家阿提拉·奥兹基瑞穆里与世长辞，身后留下20多本著作、一部百科全书和数以百计他希望都能找到自己的伊萨卡的学生。对我而言，道路只是变得更漫长、更艰辛……

作者希望感谢特德·R. 古尔（Ted R. Gurr）、蒙蒂·马歇尔（Monty Marshall）和国际发展与冲突管理中心授权准许我从《和平与冲

突 2003：全球武装冲突、自决运动和民主纵览》复制版权材料；我还要感谢考斯昆·阿拉尔（Coskun Aral）准许使用本书封面的图片资料。虽已经竭尽全力追溯所有的版权所有者，但如果有无意中的遗漏，出版社将很高兴在第一时间进行必要的协调工作。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背景	(2)
目的	(8)
结构	(11)
第二章 什么是民族主义	(13)
民族主义的不同定义	(15)
客观的/主观的定义	(15)
文化的还是政治的	(21)
民族主义的类型	(23)
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	(23)
对族类—公民民族主义分类法的批评	(25)
范式的暗喻	(27)
作为话语的民族主义	(30)
第三章 民族主义理论	(37)
民族主义的现代性	(38)
连续性和间断性	(39)
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起源	(41)
民族的弹性	(46)
民族主义的性质	(48)

2 当代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批判性参与

发明的或重建的	(48)
共鸣的问题	(51)
民族主义的新路径	(55)
血祭和暴力	(55)
边界和界限	(57)
认同和差异	(59)
性别和性别特征	(61)
一种民族主义的理论?	(67)

第四章 民族主义的范式主张

(69)

支持民族主义的范式观点	(71)
自由主义论	(71)
认同论	(74)
文化背景论	(79)
公共利益论	(84)
内在价值论	(89)
民族的偏向性问题	(92)
我们的本族同胞为什么如此特殊?	(92)
平等、公正和民族偏向性	(95)
我们需要民族主义吗	(99)

第五章 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自由主义

(104)

自由民族主义	(105)
自由的还是民族主义的?	(106)
对自由民族主义学说的批评	(109)
多元文化主义和承认的政治	(114)
多元文化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	(116)
承认的政治	(120)
对自由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	(123)
对话的承诺	(130)

第六章 民族主义与全球化	(136)
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危机”	(136)
关于全球化的争论	(136)
全球化的挑战	(141)
世界主义的选择	(148)
哪种世界主义?	(149)
对世界主义的批评	(155)
被改造的世界主义	(161)
作为机遇的全球化	(166)
第七章 反思民族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	(175)
社会建构主义方法的要素	(177)
条件性	(180)
异质性和多元性	(181)
变化	(183)
实体化的问题	(184)
复制、机构(Agency)和反抗	(188)
理论的含意	(191)
绘制民族主义话语的图谱	(193)
空间的维度	(194)
时间的维度	(198)
象征的维度	(202)
日常的维度	(206)
第八章 结论：后民族主义的未来	(211)

第一章 导论

民族主义没有国家。用这句格言作为开篇并不是出于要吸引读者眼球的奇思怪想。尽管看来自相矛盾、令人困惑，但这句精辟的论断却包含了关于民族主义的两点重要洞见，这正是写作本书的动因所在。

第一点洞见关系到作为一个民族提出的主张与实际现实之间的落差，告诉我们所谓“纯粹的”、同质的民族的理念是一个虚构。同质性可能确是民族主义者的终极梦想，正如厄内斯特·盖尔纳对于民族主义的著名定义提醒我们的——民族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学说，即主张政治和民族单元应当是重合一致的”^①。然而，这种一致性在人类历史中一直是一个反常现象，而不是常态。大多数前现代社会的统治者统治的对象并没有共同的模式；“并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鉴于在大多数地区都生活着许多各不相同的族群，故而存在着若干种模式”^②。纯粹的、同质的民族的理念在现代世界仍旧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危险的虚构，没有一个国家是由一个民族主义者所谓的民族组成的。族类和文化多元性依然是普遍现象，民族的构成和边界不断受到挑战，挑战者是那些被认为不属于官方认定的民族成员的人们，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自己也认为不属于这个民族。简言之，民族的同质性，就民族与政治单元完全重合的意义而言，一直就是一个幻想。

第二点洞见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个问题，即究竟是什么将不同的民族主义聚合在一起，而不是将它们分裂开来。我们已经看到，应当将

① E.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3, p. 1.

② J. A. Hall, “Conditions for National Homogenizers”, in U. özkirimli (ed.), *Nationalism and Its Futures*,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16.

民族主义看作复数形式的，或是将其视为民族的不同构成部分相互竞争、协商的场域。将这些不同的观点统合在一起的是一种特定的语言，是人们所称的民族通常会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是一种话语形式，是一种看待、阐释世界的方法。民族主义的话语断言，人类社会被分割为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过去、现在和命运。人只有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才能自我实现，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高于所有其他形式的归属——家庭、性别、阶级、宗教、地域，等等^①（从理论上说是这样的，即使现实可能并不一定如此）。民族主义的话语也是普世性的：它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先决条件，在这个体系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所有的民族主义，不论其内在属性差异多么悬殊，都根据这个共同的框架提出自己的要求^②。换言之，民族主义的话语是将不同的运动、意识形态和政策认定为“民族主义”的东西。

综合起来，这两点洞见向我们表明，民族主义内部不是整齐划一的，外部也是参差多样的，并非如民族主义者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民族主义者所谓的“完美纯粹的民族”从来不曾存在过：民族主义者没有他们所认定的国家。

背 景

一个同质的、唯一的民族的理念是民族主义者的虚构，但作为一种参考框架和社会、政治组织的原则，民族主义无所不在。有鉴于此，令人惊异的是，在 20 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民族和民族主义在社会和政治理论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只是在 20 世纪的后 20 年里，学术界才从漫长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开始探讨民族主义及其相关事物。这一迟来的兴趣带来的结果是涌现了大批关于民族主义的著作和文章，出版了若干种专门的学术期刊，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大学中建立了多个研究中心和学院，

① R. G. Suny, "History", in A. J. Motyl (ed.), *Encyclopedia of Nationalism*, vol. 1, San Diego, Cal.: Academic Press, 2001, pp. 335 - 358; R. G. Suny, "Constructing Primordialism: Old Histories for New Nation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3, 2001, pp. 862 - 896.

② C. Calhoun,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 1993, pp. 211 - 239; C. Calhoun, *Nationa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7.

民族主义还成为学位论文的主题。

世界政治的数种趋势汇聚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民族主义研究的复兴。其中最主要的是在 1989 年的欢欣鼓舞后紧随而来的世界许多地区族类冲突的增加和扩散。正如马歇尔和古尔在国际发展与冲突管理中心（濒危少数群体计划的总部）的双年报告《2003 年的和平与冲突》中所指出的，人们普遍将争取独立的民族战争视为冷战后对国际和平和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报告记录了 1950 年后由地域集中的族群发动的 70 次争取自治或独立的武装冲突，这其中并没有将欧洲前殖民地的人民发起的独立斗争计算在内。我们从报告中可以获悉，冷战结束后冲突急剧增加，在 20 世纪 50 年代，爆发了 5 次战争，而到 1991 年，最多有 48 次战争（见表 1—1）。然而，报告也表明，这些冲突减少的速度甚至更快，到 2003 年初，只有 22 例冲突仍在持续，比过去 25 年里任何时候的冲突数量都要少。而且，大多数冲突的战斗是低层级的，其规模和烈度趋于减缓，这要归功于地方、地区和国际社会加大力度遏止或结束民族自决战争。简而言之，真实的情况比媒体每天的陈词滥调告诉我们的更为复杂。

表 1—1 民族自决武装冲突及其结果（1956—2002）

时间	新发武装冲突	在该阶段结束时仍在进行的冲突	被遏止的冲突	解决或获胜的冲突
1956 年以前		4		
1956—1960 年	4	8	0	0
1961—1965 年	5	12	0	1
1966—1970 年	5	15	2	0
1971—1975 年	11	23	0	3
1976—1980 年	10	31	2	0
1981—1985 年	5	35	0	1
1986—1990 年	10	41	2	2
1991—1995 年	16	39	7	11

4 当代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批判性参与

续表

时间	新发武装冲突	在该阶段结束时仍在进行的冲突	被遏止的冲突	解决或获胜的冲突
1996—2000 年	2	28	7	6
2001—2002 年	3	22	9	0
总计	71	258	29	24

造成这种情况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原因是布鲁贝克和莱丁所谓的族类取向上的“认知偏见”（coding bias）。应当注意到，对比可能发生的情况，实际上的族类和民族主义的暴力仍为数较少，两位学者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通行的解说框架上来。他们认为，当今“族类框架广泛存在，即刻就可获得，并且是合法的，它迫使人们接受它，或至少建议行为者和分析者接受它”。这就产生了所谓的认知偏见。

今天，我们不再对族性视而不见，但我们可能会受其蒙蔽。我们的族类偏见可能会使我们错误地看待正在各地呼风唤雨的族性，并因此人为地增加“族类暴力”事例，从而过高估计族类暴力的发生率。更为冷静地看，既然认知或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族类暴力现象的本质所在，而不仅仅是在思想上理解接受它，并与其达成和解的外在方式，我们的认知偏见可能实际上增加了族类暴力的发生率^①。

使问题更为复杂的第二个因素则与现行的趋势有关，即将民族主义置于边缘地位，许多人视其为滋生返祖的情感和原生性敌意的温床。在这一观点看来，民族主义是“他者”所有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是温和的、必要的力量，一种能够积蓄能量的动力源，以备将来发挥作用，而不需要时时刻刻都处于活跃状态。然而，正如比利格（Bilig）指出的，这种对“民族主

^① R. Brubaker & D. D. Laitin, “Ethnic and Nationalist Viole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 1998, p. 428.

义”一词的用法是误导性的，因其忽视了已经建立国家的民族主义，在这样的国家里，存在着一种不断“衰落的”或提示性的民族性。“民族性”为其政治话语、文化产品甚至为报纸的结构布局都提供了一种持续存在的背景^①。

这促使我们关注后冷战时期第二种主要的趋势，即民族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复兴。它不仅仅表现为上文所述及的分离主义和地区主义，也表现为越来越强的针对移民的排外主义，在许多欧洲国家，多个激进民族主义政党取得令人惊异的竞选胜利就是明证（见表1—2）。比利格的观点在这里也是正确的：西方的大多数学者用选民取向来解释极端民族主义者选票的急剧增加，认为选民将数量不断增长的移民视为造成困扰他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由此对民族主义得以滋生的种种方式视而不见。实际上，对他们来说，移民即使在日益增多的族类骚乱中也是“一贯的嫌疑对象”，阿帕杜瑞（Appadurai）睿智地将这种倾向称为“族类冲突的细菌理论”（the germ theory of ethnic strife）。这一理论认为西方民主制从根本上来是成熟的和文明的，但现在因容纳了大批外来人口，特别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居民，而面临危险，外来居民带来了原生性的病菌——“这种病菌使他们像婴儿那样固守于血缘、语言、宗教和记忆，使他们具有暴力倾向，不具备参与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条件”^②。

我们还可以加上各种族裔宗教运动与好战的美国民族主义相互碰撞所引发的暴力活动^③——塔里克·阿里（Tariq Ali）称之“激进主义的冲突”，由此我们得到一幅宏大的图景：民族主义享有不受限制的主权的全球王国。

① M. Billig,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1995, p. 8; 有关“动力源”的比喻参见 M. Canovan, *Nationhood and Political Theor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6, p. 3。

② A.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 143。

③ M. Juergensmeyer, “The Paradox of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World”, in U. Hedetoft & M. Hjort (eds.), *The Postnational Self: Belonging and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p. 3–17; A. Lieven, *America Right or Wrong: An Anatomy of American Nationalism*,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04。

表 1—2 欧洲国民议会选举中激进民族主义政党的选举结果（1996—2003）

政党名称	1996—1999 年		2000—2003 年	
	选票（%）	席位	选票（%）	席位
意大利民族联盟	15.7	93	12	99
荷兰佛特恩名单党 (Pim Fortuyn's List)①	—	—	17	26
奥地利自由党	26.9	52	10	18
比利时佛兰芒集团	9.9	15	11.6	18
挪威进步党	15.3	25	14.7	26
法国民族阵线	14.9	1	11.3	—
丹麦人民党	7.4	13	12	22

然而，如果不提及另外两个趋势，那么任何关于当代政治/文化图景的描述都是不完全的，这两个趋势受到许多人的欢迎，被称为颠覆全球民族主义统治的反叛力量，它们就是全球化和认同政治。这是一个人们熟知的故事：民族国家在上受到全球范围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攻击，在下则处于长期被遗忘但又再度发现的文化（亚民族）认同的围剿之中。这两个相反的趋势相互强化，全球化诱发并促进了认同政治，而认同政治则刺激了超民族利益联合体的发展。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陌生人^②。这导致了新形式的认同和新形式的共同体的具化，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都没有地域的基础。离散者是这种具化的象征，或用托托利扬（Totolyan）的话来说，是“超民族时刻的代表性共同体”^③。宣告民族性原则业已死亡为时尚早，但它不再像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那样构成唯一的或说是最重要

① 皮姆·佛特因（Pim Fortuyn）是荷兰极右翼领袖，2002 年 5 月 6 日，距荷兰大选不过九天时间，他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枪杀。佛特恩名单党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译者注

② Z. Bauman,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Cambridge: Polity, 1998; J. Kristeva, *Nations Without Nationalism* (trans. By L.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 K. Tololyan, “The Nation – State and Its Others: In Lieu of a Preface”, in G. Eley & R. G. Suny (eds.), *Becoming National*,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28.

的归属形式。

乍一看来, 这个故事具有启发意义, 但它需要加以严格的限定。我们的时代与众不同的特征之一是各群体要求他们特有的认同获得政治承认。全球化提供了这个机遇, 特别是不断增加的地理流动性以及媒体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 使得少数文化群体的成员更容易保持彼此间的联系, 保持与母国的联系, 从而抵制同化, 并为获取更大范围的公众承认而动员起来。然而, 为何要将这视为对民族主义的威胁尚不明确。获得文化承认的要求通常也是民族主义性质的, 也许是在较小的规模上, 并剥离了地域的成分。在大多数情况下, 需要获得承认的文化是“族类的”或是“民族的”。因此, 要求获得公众承认的文化独特性也许是对主体民族主义的威胁, 但无疑不是对民族主义本身的威胁, 因为寻求承认的群体援引同样的话语来表达他们的要求。

至于全球化, 公认的观点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进程之间的联系不是零和游戏^①。全球化通过引发民族主义的反应, 促进了(不同类型的)民族建构, 既颠覆也强化了民族主义^②。更重要的是, 正如萨森(Sassen)指出的, “全球性(至今)没有完全囊括行为者的实践经验或是制度规则和文化构成的领域, 它作为部分条件存在着”。然而, 萨森接着说下去, 这“并不意味着全球性和民族性是两个互不关联的条件, 彼此相互排斥。相反, 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 以我们当代社会所独有的方式相互作用”。

最后, 就跨越国家边境的角度上说, 离散者是超民族国家的, 但他们通常坚持归属于自己的民族。离散者在萌发民族主义观念和民族主义运动方面非常活跃, 在“祖国”的族类和民族冲突中仍然是积极的参

① K. Tololyan, “The Nation – State and Its Others: In Lieu of a Preface”, in G. Eley & R. G. Suny (eds.), *Becoming National*,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28.

② J. Hutchinson,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the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 in U. özkirimli (ed.), *Nationalism and Its Futures*,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M. Guibernau,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 – State”, in M. Guibernau & J. Hutchinson (eds.),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Cambridge: Polity, 2001, pp. 242 – 268; D. Held,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State”, in G. Eley & R. G. Suny (eds.), *Becoming National*,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与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因此创造出“远程民族主义”（Long-distance nationalism）一词^①。因此，离散者作为“超民族时代的典范共同体”的观点从最好的方面来说也是片面性的说法。

总而言之，当代世界政治的走向清楚地表明，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过时的意识而一笔勾销尚为时过早。正如艾雷（Eley）和萨尼（Suny）在其1996年的读本导言中所写的，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民族性是我们时代的条件”，我们比以往更迫切地需要理解民族主义。

目 的

非常宽泛地说，本书的目的在于以批判性的态度加入到蔚为风潮的探讨民族主义理论和范式的著述大军中，以便更好地理解民族主义在新世纪之初提出的挑战。更具体地讲，本书有三个目标：为当代有关民族主义的争论提供批判性的概述和总结；概括民族主义的理论和范式，使我们能够质疑民族主义的主张；体认和讨论替代民族主义的选项。三个相互关联的观点将统领我对这些事物的分析。

首先，不应当认为民族主义极其普遍的情感诉求是理所当然的，应当对其提出质疑并仔细地加以研究。我认为这最好通过一种“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t）的方式来进行，使我们能够确定民族的偶发性、异质性和变动性，由此使我们能够敏感地认识到复制和再生（reproduction）对支撑民族主义起到的核心作用。这样的方法有助于我们通过四个具体的途径来理解民族主义：

- 有助于我们挖掘民族主义的历史性，从理论上叙述民族认同得以建构、维系和竞争的社会和政治的进程。
- 使我们得以揭示特定的民族性建构用以巩固和保护哪种利益。
- 使我们对民族性的盈亏消长保持警惕，由此可以评估特定的民族建构设计在何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① B. Anderson, *Spectres of Comparison: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Verso, 1998, Chapter 3; N. Yuval-Davis, "Belongings: In Between the Indigence and the Diasporic", in U. Özkirimli (ed.), *Nationalism and Its Futures*,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139-141.